

大漠之春

这漫天飞舞的辽阔哟! 多少年了,沿着一种粗犷的梦想,追寻着一茬一茬的足印。一浪高过一浪的大漠风无情地拍打干涸的向往和所有的深沉。倾斜的天空和无边的大漠缀满苍茫的英雄感叹。

斜插于大西部的典故风情里,秦砖汉瓦散见于西部人的满怀豪情里,古朴遗风融汇于西部人茫茫的期待里……

西部汹涌

散文诗三章

文/孙凤山

这就是西部么?并非所有的种子都能找到发芽的泥土;并非所有的稿纸都能写满壮丽的诗篇;并非所有的眼泪都能代表跋涉的痛苦……

这就是西部么?在这里,真正品尝到跋涉的漫长,真正领略到距离的力量;在这里,真正感受到绿色的向往,真正体味到征服的不朽……

只要跋涉过一次,就是无悔的人生!

吉庆之舞

一堆篝火点燃了欢乐;一场舞会跳动着吉庆。

拓荒、播种,总被灿烂的词句培养着;

开发、开放,总被美好的召唤牵引着;

执著的工棚,火柴盒般盛装着我们;在茫茫的大漠上,擦燃一根根亮丽的人生。

大漠的体温,深入我们的血脉;大漠的精神,渗透我们的心灵。

大漠,我们为你而舞!

为你而舞,我们酣畅地把舞跳成欢乐如潮的海洋,尽管我们为

你受了那么多孤寂与痛苦洗礼;

为你而舞,我们尽情地跳舞跳成五彩缤纷的花环,尽管我们享受了一次又一次拓荒工程胜利的喜悦。

被茫茫收容的心,最能够收容苍茫!

只是,一枚比月光还薄的邮票,抖动着翅膀,从不眠的西部出发,飞向远方,寻找心灵的伴侣……

一只美洲虎

美洲虎是一种濒临灭绝的动物,现在世界上仅存十七只,其中有一只生活在秘鲁的国家动物园里。

为了保护这只虎,秘鲁人从大自然里单独圈出一块地来,让它自由地生存。参观过虎园的人都说,这儿真是虎的天堂,里面真山真水,山上花木葱茏,山下溪水潺潺。

一千五百英亩的草地上,有成群的牛、羊、鹿、兔供老虎享用。然而,奇怪的是,没人见这只老虎捕捉过它们,也没人见过它威风凛凛地从山上冲下来。

人们一见到它的情景,是它躺在装有空调的虎房里,吃了睡,睡了吃。

一些市民认为它太孤独了。你想,一只虎,没有爱情,没有伴侣,怎么能精神呢?于是大家自愿集资,然后通过外交渠道,与哥伦比亚和巴拉圭达成协议,定期从他们那里租借虎来陪它生活。

然而,这项人道主义之举,并未带来多大的改观,那只老虎最多陪外孙女走出虎房,到阳光下站一站,不久就回到它卧的地方。人们不知道它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地方。

一天,一位来此参观的市民说,它怎么能不懒洋洋的?虎是林中之王,你们放一群只知吃草的小动物,能提起它的兴趣吗?

这么大的一个老虎保护区,你们不放两只狼,至少也得放一只豺狗吧。人们听他说的有理,就捉了三只美洲豹投进了虎园。

这一招果然灵验。自从三只豹子进了虎园,美洲虎再没有回过虎房,它是站在山顶上嗥,就是冲下山来,在草地上游荡。它不再睡觉,不再吃管理员送来的肉。没多久,它还让巴拉圭的一只雌虎下了一只小虎崽。

一种没有对手的生物,一定是死气沉沉的生物。一个没有对手的民族必定成为一个不思进取的民族,同样,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组织如果没有了对手也一定会走向怠惰和没落。

一加一大于二 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一个犹太人

1946年,他们来到美国,在休斯敦做铜器生意。一天,父亲问儿子一磅铜的价格是多少?儿子答35美分。父亲说:“对,整个得克萨斯州都知道每磅铜的价格是35美分,但作为犹太人的儿子你应该说3.5美元。你试着把一磅铜做成门的把柄看一看。”

二十年后,那位父亲死了,儿子独自经营铜器店,他做过铜鼓、做过瑞士钟表上的簧片、做过奥运会的奖牌。他曾把一磅铜卖到3500美元,不过,这时他已是麦考尔公司的董事长。

然而,真正使他扬名的,并不是他的铜器,而是纽约州的一堆垃圾。

1974年,美国政府为清理给自由女神翻新扔下的废料,向社会广泛招标。由于美国政府出价太低,有好几个月没人应标。正在法国旅行的他听说这件事,立即乘飞机赶往纽约,

看过自由女神下堆积如山的铜块、螺丝和木料,他喜出望外,未提任何条件,当即就签字揽了下来。纽约的许多运输公司为他的这一愚蠢举动暗自发笑,因为在纽约州,对垃圾的处理有严格的规定,弄不好就要受到环保组织的起诉。就在一些人要看这个得克萨斯人的笑话时,他开始组织工人对废料进行分类。他让人把废铜溶化,铸成小自由女神像;把水泥块和木头加工成底座;把废铅、废铝做成纽约广场的钥匙,最后他甚至把从自由女神身上扫下的灰尘都包装起来,出售给花店。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他让这堆废料变成了三百五十万美元现金,使每磅铜的价格整整翻了一万倍。

在商业化社会里,是没有等式可言的。当你抱怨生意难做时,也许有人正在因点钞票累得气喘吁吁,这里面的差别可能就在于,你认为一加一永远等于二,他认为一加一应该大于二。

感悟人生

文/刘燕敏

对他的儿子说:“现在我们唯一的财富就是我们的智慧,当别人说一加二等于二的时候,你应该想到大于二。”纳粹在奥斯维辛毒死536724人,这父子二人却活了下来,真不知是出于侥幸,还是因为他们的大于二原理。



瑞雪小女峰雪景

狼岛

春花秋月 写意着情殇 一颗莹洁的心 在心头久久彷徨 地回春花 苦短的绿茵岁月 可有人为我切切牵肠 地回秋月 华美的金色词章

故地的长路 可有一页传记我的欢畅 岁月年年 莺飞草长 唯有那颗驿动的心 仍在故地的长路中 一遍又一遍地寻 一程又一程徜徉 也许为了忘却却 反而 延伸了一怀迷茫

文/党秀梅

我在蜀仓大街行走时,是个冬天的傍晚,天正飘着雪花,四下里雾蒙蒙一片。

风雪交加,行人掩面,湿漉漉的雪地上却长跪着一个乞丐,不住地向行人叩头,希望得到一星半点的赐舍。我是个极面软的人,一见这场景,心中就有毛毛虫蠕动。于是,掏出五元钱来,扔到乞丐面前的搪瓷碗中。可能是五元钱含金量“高”的缘故,乞丐给我叩了三个响头后,扬起脸来看我,当我辨认出这张憔悴的面容后,不禁叫出声来。

“慧嫂,咋是你?”

慧嫂木讷地看着我,嘴唇哆嗦起来,憔悴的面容原就埋在脸前,我的双眸盈满泪水……

慧嫂是我的堂嫂,二十年前我应征入伍时,她正在为死去的丈夫未哥奔丧,那时候,她三十岁还不到。

未哥是与村民学思为地界斗殴而死的,未哥死后,学思也被捕了,学思的媳妇英莲吓成疯子,疯女人英莲膝下有个不满周岁的儿子叫小强。小强连疯娘的面目也没记清,疯娘就跳水溺死了。至此,我戎马天山,回故乡的遭数极少,也没听到过慧嫂的消息,没想到,转业卫城刚安了家,见到故乡的第一个人竟是慧嫂。如今,她却成了乞丐,这是我怎么也想不到的。

我忧心忡忡地把慧嫂从地上扶起来,为她拍去身上的雪,捡起地上的碗,动情地说:

“去我家吧,这座城市里毕竟还有你一个堂弟。”

慧嫂迟疑地看着我,眼睛里闪烁着晶莹的泪水。她没拒绝我,像只瘦怯怯的小鸡,默默无声地跟在我身后。

我的两居室的住宅谈不上豪

华,但慧嫂一见我客厅里铺的红地毯,怯懦地站在门口不敢往里走。我硬拽着她走进来,她又不肯在我的真皮沙发上坐,拉张小木凳坐下。我的心中很不是个滋味,为她沏好一杯茶递到手里,问:

“慧嫂,家中还那穷?”

慧嫂放下茶杯,撩起衣襟擦眼睛,“不愁吃喝,就是缺钱。儿子上了大学,要花不少钱……”

“你有儿子?”我激动地打断慧嫂的话。

“唉!”慧嫂长叹一声,“他是疯英莲留下的小强,我收养了他!”

“啊!”我惊得头皮发麻,身子直挺挺地瘫在沙发上,自言自语:“仇人的孩子,自己的儿子……”

慧嫂的泪珠扑簌簌往下掉,悲泪涌涌中,我知道了事情的全部过程——疯英莲溺水后,小强的叔叔想把小强卖给给人贩子,慧嫂于心不忍,说通小强的叔叔,把小强抱回家中。未哥的几个兄弟见慧嫂收养了仇人之子,大动干戈,把慧嫂赶出家门。慧嫂只好带着小强住进二道沟的窑洞里。二十年含辛茹苦,终于有了回报——小强考上了北京一所大学。东凑西凑,给小强凑够第一年的学费后,慧嫂连买只小鸡的钱也没有了。眼见年关将至,新的学年又要开始,无可奈何的慧嫂只好走上街头,乞求赐舍……

室外的雪花落地无声,远处的瓦楼上显出耀眼的白。我倚窗而立,久久凝望着洁白无瑕的世界,心中说不出是悲还是喜……

文/薛军礼

文/田信军

文/詹永祥



宝塔亭阁 柳影摄

绝招

小说

文/马福林

黎明前的一场大火,把地处闹市区的蒙娜丽莎化妆品商店烧成一片废墟。所幸的是消防人员来得及时,很快控制了火势,才让左右邻居未受池鱼之灾。

这是二十多年前闹地震时沿街搭建的一座防震棚,地震结束后,这些防震棚就成了几间杂货铺,前几年又改头换面成了化妆品商店。店主是个很有经济头脑的人,卖啥啥快,又在繁华地段,很能招徕顾客,店主趁着经济大潮的浪头,狠狠赚了一把钱。这几年市场疲软,工厂、企业都在搞下岗裁员,许多工人都下岗了,许多企业都停产了,许多家庭连最基本的生活费都难以保障,原本喜爱靓丽的女士们不得不削减化妆品的开支了,商店的生意哪能不受影响?尽管店主颇有计,不断变换经营招数,仍难以促销。每况愈下的局面,很让店主揪心。

正当受难的顾客便忿忿地找店主讨明时,每逢此时,店主就一边满脸赔笑,一边悄悄赔不是,找给差价或送些超出原价的化妆品把满腔怒气的顾客打发走,在废墟前照单不误。纸包不住火。时间久了,就有更多的人发现了其中的奥妙,同时对火灾的起因也提出质疑。据周围居民讲,该店晚上一直住着看店的,偏偏在发生火灾的那晚没住人,而那火又

是发生在人们酣睡的黎明时分,且是店主报的警。有管理闲事者就去找原在店内售货的姑娘证实,不料那两个姑娘已不知去向。

火灾的起因始终未查清,两姑娘也一直未露面,来找事的顾客越来越多,店主只好收摊。再后来,原来的废墟上就盖起了两层的楼房,且装潢华丽,外观考究,与周围的商店相比鹤立鸡群。据圈内人士估计,凭它原来的销售规模,再过五年也盖不出这样档次的楼房。

蒙娜丽莎化妆品商店再次开张的时候,门扉上就多了幅蒙娜丽莎画,微笑着注视着进出的顾客,那神秘莫测的笑容,就像店主的心思,连周围熟悉她的人都猜不透。

在我夜里十二点上班时,总有一个骑着三轮车的老年妇女,与我在咸阳七厂字样的街口相遇。三轮车上放着一块木板,木板下的车厢里放着什么,不得而知,但从车厢里发出叮哩咣当的响声,我可以断定,这老太婆是个卖菜人,她衣襟上似乎还有油渍,那急促的车轮与骑车人一扭一扭的腰身显得极不协调,略显憔悴的脸庞亦掩不住辛勤劳作的困倦。

也怪,街口不过百步,我俩却每晚碰面擦肩。初不介意久则神交,然而数月过去,我俩却连点头或微笑都没有。一次,我与妻子一同上街时,偶然碰到了她,从妻子口中得知,那老太婆是某厂的一位退休工人,姓李,养有两个儿子,大儿是个赌徒,二儿是个吸毒的。

街口的夜晚依然车水马龙,一片喧嚣,每晚如邀如约的见面使这气氛与心境极为和谐,我便有了刻意的珍惜,以至于偶尔不见若有所失似的。

我知道,大多数女人,一旦为人母便忘了自己,孩子成了她生活的全部,只要孩子欠缺的,只是为了母亲自己本身,也是为了整个家庭。我自信我有这样的劝说能力,就算一时不成吧,也会使她得到安慰。

但是直到我离开那个工作单位,我们也没有搭言。似乎她有过几次欲言又止的时候,那也许是我的几次错觉;似乎我也有过几次与她说话的机会,但又始终没有认真。在离开工作单位后的那天晚上,我于夜里十二点又一次特意走了一趟七厂字样的那个街口,偏偏这一次没有碰见她。在路灯昏昏黄黄的惆怅中我忽然想到了解脱。原来,这辆三轮车的李老太,尽管我每次都看见她,但她的形象天长日久,日久天长地积累在我的脑海里,也是沉重的啊!

但这解脱只是暂时的,随后则是更多的担心和凝思。不是嘛,直到现在,李老太的形象还在时时刻刻地困扰着我……

文/田信军

文/詹永祥

骑三轮车的老太太

文/田信军

文/詹永祥



旅程 五军摄

过去的旅馆总有种淡淡的旧时代的味道:一盞15瓦的白炽灯,依稀照着斑驳的石灰水渍的墙壁和墙壁上贴着的几张印刷粗糙且纸张发黄的治安条例;而毛衣外面套着件白“的确良”工作服的服务员,则坐在挂有“宾至如归”之类锦旗的登记室里,围着一盆炭火和钢炭火上一把喷喷冒着热气的炊壶安静地打着毛线,或者把一支老不出水的竹杆圆珠笔在嘴里呵,然后打开登记册,用懒懒的语气询问你来自何处、去向何方以及住宿的理由。

这类旅馆的名字大都取得十分随意和普通:红旗旅社、大众招待所、为民住宿部……在我们路过的每一座城市,都有不少这种名字的旅馆,布局也大体相似:通过一条浅浅的黑黑的巷道,再爬上吱吱作响的楼梯,便是旅客住宿的客房了——推开老式的用红漆写着“205”或“301”之类号码的笨拙木门,我们还会发现房间的确很小,也很暗,惟一亮些的窗面挂着面小小的有些裂纹的圆镜,如果用袖口擦去上面污迹,里面会露出你有些潦草和失真的面容;而一根弯曲的铁丝,则从这一头拉向另一头,上面搭着前房客遗忘的一条毛巾、两只袜子;还有几个总洗不干净的搪瓷脸盆随便地搁在杂物架上,旁边扔着两只竹编外壳的且老不保温的暖水瓶——当你拎起它们来摇摇,再摇摇自己的头

时,楼下便有喊声亮地响起:205号下来提开水!

在旅馆里,旅伴是不可少的,到门口小摊上吃完一小碗面回来,就会发现其它几床上的棉被已随意拉开,而未漆过的缺了一条腿的小桌上也零乱地放着几只插有牙刷的齿口——这便是你今夜的同伴了。无聊地靠在床上翻两页页上买来的杂志,果然有人推门进来,然后是寒暄,然后是“喇喇”开合装满衣物或一些零碎物品的帆布挎包的拉链,然后是“啪嗒”关闭房门混合着稀里哗啦洗刷的声音。一阵喧嚣过后,大家便开始躺在床铺上南腔北调地摆谈些旅途的所见所闻,等谈话声和灯光一起慢慢微弱下去,就有鼾声在狭小房间里渐渐响起了。

这种过去的旅馆已经过去很久了,在到处都是各种星级宾馆的今天,除了有些偏远的县区,恐怕我们已很难再寻到它们的踪迹。在现在看来,那种叫做旅馆的地方条件的确很差,设施谈不上豪华,但在许多年前,每当我们走了很远的路,提着沉重行李,浑身疲惫,满脸尘土地从火车站或长途汽车站出来时,远远望见从小街尽头一盏昏黄路灯下隐隐出现的“旅馆”两个大字,心中却会油然而生一种幸福与温暖的感觉。

文/詹永祥

文/詹永祥

文/詹永祥

文/詹永祥

文/詹永祥

9.29“心脑1号”百万元大赠送

陕西省委老干部局 陕西华仁药业公司 公告